

NET-SURFING IN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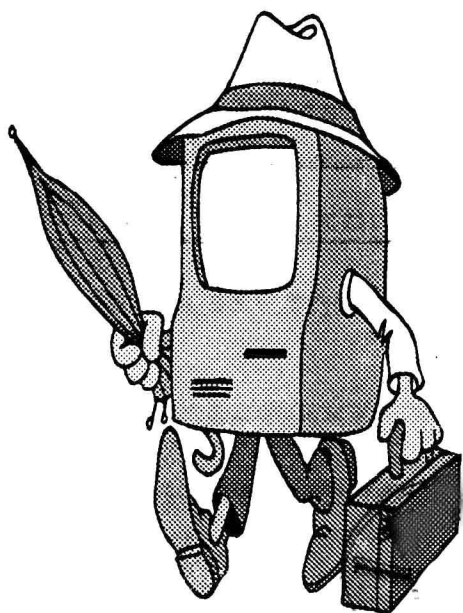
首部运用交互网络创作的中文作品

我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

易丹 著



兵器工业出版社



我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 **NET-SURFING IN U. S. A**

易 丹 著

兵器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信息高速公路是目前全世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在本书中,作者采用文学的表现手法,用许多生动风趣的具体事例,描述了他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和所见所闻,并介绍了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基本常识、特点、各种用途及其发展,这是一部体裁表现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可读性强的关于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的科普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易丹著. -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2.
ISBN7-80132-072-7

I. 我… II. 易… III. 信息高速公路概况 IV. G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872 号

我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

易 丹 著

兵器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彩印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30 千字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0-10000 定价:19.00 元

ISBN7-80132-072-7/TP·87

前 言

大块大块的雪片，从黑沉沉的天空里无声地泻下来，在哈佛园里织出一道闪烁不定的雪幕，尤如梦境。

我离开科学中心的电脑机房，走路回家。脚下的积雪吱吱作响，空中的雪花扑在眼镜片上，在校园的灯光里化成水，化成一些奇妙的亮斑。哈佛大学的创办者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铜像，默然坐在雪影里，注视着他眼前存在了两个多世纪的静谧优雅的校园。

我刚通过交互网络(Internet)给我国内的一个朋友寄了一份电子邮件，眼前似乎还晃动着那些在屏幕上不断移动的英文字母和词汇。20年前，这位朋友曾经同我一道在一个偏远的山区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出国以后，同他保持联系的主要通道就是交互网络。现在，走在白雪覆盖的哈佛园里，我突然想起了当年我们在那座石块砌就的小屋，在漫天飞雪的夜晚围着取暖的炉火沉默无语的时刻。

在那时，我们几乎没有同外界交流的一丁点机会，我们被隔离在了一个现代通信手段无法触及的偏远地方，我们在寒冷的冬夜里消磨时光的方法，除了打纸牌，抽劣质香烟外，就是望着呼呼燃烧温暖而孤寂的火苗出神。

用我的一个美国朋友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是陷在了一个“信息黑洞”里。

我决定要写一本书。

来到哈佛大学以后，我几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成天泡在英文的中国文学翻译资料中。然而随着我的研究不断推进，随着我使用各种图书资料和查询工具次数的不断增多，我对交互网络的种种感受却越来越强烈。

我把写书的想法同妻子进行了一番讨论，她认为这是一个有趣同时又有意义的点子。在国内搞出版的朋友不断热心催促下，我便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连续几个月，我都是在怀德勒图书馆、科学中心的电脑实验室和我们租房的松树街 51 号这三点上来来回回。

与此同时，我还继续进行我的研究项目。

我知道这样做很累，但我似乎一直都感到比较愉快。

交互网络被称作本世纪最后一个伟大发明。

交互网络被看做信息时代的真正标志。

在今天，交互网络已经成了美国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交互网络文化”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最新内容。

曾经在“信息黑洞”里有过与世隔绝经历的我，或者说曾经有过集体自闭症痛苦经历的我们，似乎不可能不关注这个信息时代的新生宠儿。我们不可能不充满激情地欢呼本世纪的最后一个伟大发明，不可能不期望它闪光的触角最终能延伸到我们

的国家,延伸到自己的家里,甚至,延伸到我们曾经在冬夜里守着炉火发呆无语的那个角落。

做这样一本书的作者,是有幸的。

书中出现的人物,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只不过,为了种种原因,我把他们的真实名字全都换成了字典里随便能够找到的名字。有的朋友知道我是为了写这本书在采访他们,有的则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成了我书中的人物。

为这本书,我要在此真心地感谢他们: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霍丽·安吉尔小姐(Holly Angell),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克里斯·卡赞博士(Dr. Chris Kazan),特里丝·洛特博士(Dr. Tracy Lott),波士顿大学的玛丽简·洛格加特教授(Prof. Maryjane Loghart),麦基尔大学的段炼博士,康科迪亚大学的陈丽女士,罗约那大学的王云龙博士,麻省理工学院的马克·卢普先生(Mark Lupe),《普林斯顿评论》的卡尔·艾蒙斯先生(Carl Emons),安娜·费里女士(Anna Ferri),耶鲁大学的凯丽·罗伦斯坦小姐(Cary Loranstein),马萨诸塞大学的亨利·麦肯先生(Henry Mckan)。

没有他们,这本书的诞生是不可想象的。

书中采用的资料,有的来自交互网络本身,有的来自报纸、杂志和电视,有的来自我从图书馆借出的书籍。因为我没有打算将这本书写成一部学术著作,所以我没有一一地注明我的资料来源。不过,我在书的最后列出了一些主要参考书目,以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查询。

我几乎是赶在回国之前完成了这本书。我知道,等我回国的时候,国内的情况肯定又发生了种种变化。我在书里所写到

的那些情形,肯定已经有所改变。不过,在对我所使用的国内资料和素材的陈旧性抱歉的同时,我也对这种陈旧性感到十分的高兴。

因为这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国家日新月异。

交互网络目前是美国的社会热点,有关交互网络文化的研究在美国也是刚刚开始,这从我在后面列出的那些参考书目的出版年代就可以看出。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交互网络也会成为中国的社会热点。我希望那一天早点来到。同时,如果我的这本肤浅的书能够为朋友们提供一些有关交互网络的信息,能够为那些买了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打算进入交互网络的人们提供一点点帮助,那就算我没有白费力气。

国人和海外华人对“Internet”这一词的中文翻译有不同的方式:国际网络、国际网路、互联网络、互交网络、交互网络、电脑网络……不一而足。我采用交互网络这种说法,主要是对“交互”中的“交”字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种说法突出了这个 20 世纪最后的伟大发明的“交流互联性”。

至于读者喜欢用哪种译法,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的一个热爱电脑的朋友因为不懂英语而总是极不标准地把“Internet”发音成“英特纳特”,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一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那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美好梦想和人类生活境界。而 Internet 对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充满诱惑色彩与极度魅力的人类生活的空间,呼吸的空间,向世界敞开胸怀的空间,彻底而无拘无束的空间!

私下里以为我这位不会英语的朋友竟也大智若愚,我就将

错就错, 套用那两句举世闻名的话语:

“全世界计算机联合起来, 英特纳特就一定要实现。”

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最终目的。

我的理想, 疑惑, 也包括了全世界的理想!

易 丹

1996 年 8 月 18 日于哈佛园

目 录

序:信息 + 高速 + 公路 = ? (1)

信息高速公路的新闻——我们能拥有它吗(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回答)?——在成都的 Internet——我想亲自看看——第一次用公家的网络地址——我朝那个发亮的蛛网飞去

第一章 寻找公路入口 (17)

寻找公路,建立帐户——先从书本入手——有关信息高速公路的基本事实——从原子时代到比特时代——初到电脑机房——哈佛大学的钱真多——军方是交互网络的祖父——我的密码是 80463782——我终于上了路

第二章 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35)

谁是交互网络的大老板? —— 凯文说我在剥削他 ——
没有领导没有政府的电子荒野 —— 交互网络与后现代主义 ——
推销入网服务的广告 —— “普通”用户、“超级”用户和“铁杆”用户 ——
入网到底会花多少钱 —— 能不能不要交互网络?

第三章 E-mail, E-mail (63)

我发往加拿大的第一封电子信件(E-mail) —— 和政治学博士讨论俄罗斯的大选 ——
多吃蔬菜和使用 DOS —— 在房东花园里的聊天 ——
电子征婚或电子征偶 —— 电子信件使我们的生活更好还是更坏? ——
复印联环信和“电子联环信”

第四章 学术访问和非学术漫游 (92)

用 FTP 进行文件传输 —— 夜猫子的工作 —— 我不想去纽约当教授 ——
Gogher 打开的窗口 —— Netscape 带我翱翔 —— 你在哪里,我的朋友? ——
无边无际的非学术游荡 —— 旧金山现在晴间多云

第五章 虚拟讨论会 (125)

丰收超市门口的告示栏 —— Newgroups —— 让我们谈一谈文化 ——
网络战争 —— 网络言论自由或者网络无政府主义 ——
仇恨团体在行动 —— 没有围墙的环球医院 —— 你愿意被帮助吗?

第六章 在主流的边缘 (156)

在讨论组之间跳跃——那么多的 alt. 是什么？——非主流思想与文化多元主义——费正清家里的元代观音——大哥哥和小弟弟——虚拟社区正在形成——让电子鬼魂成为邻居？——网络风度、网络规矩与“计算机十诫”

第七章 印刷品的死期 (182)

我们可以少砍些树了——从只读光盘到可读电子——“书籍寿终正寝了”——网络上的作家的杂志——《我依然记得昨天》——电子新闻、电子杂志、电子报纸——超级文本小说的迷宫——我们还应该读书吗？

第八章 用电子做生意 (210)

火车时刻和教育咨询——卖地址的和卖信息的——交互网络上的电视频道——电子商业服务网络——广告污染和电子垃圾邮件——信息高速公路的私有化——在信息社会里保障信息平均分配

第九章 游 戏 (240)

电脑控制空间的诞生——美国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当了一次游戏的客人——海伦的地下室和网络的未来世界——让我们一起清醒地做梦——房间里那个穿漂亮裙子的是谁？

第十章 网络罪犯与网络警察 (265)

电影:网络罪犯与网络警察——违法与合法之间的界线
——天才的闲逛者和粗鲁的冲撞者——网络上的真正
地界:知识产权——你有证据吗?——交互网络无法
传输炸药

第十一章 文化帝国里的地球村 (292)

四海之内皆邻居也——麦克唐纳与肯德基——为什么
一定是英语?——文化融合的神话——用实力争取说
话的权力: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

跋:人贴在机器上? 还是机器贴在人上?

..... (313)

附录:全球通用网络地址 (317)

主要参考文献 (330)

序

信息 + 高速 + 公路 = ?

信息高速公路的新闻——我们能拥有它吗(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回答)?——在成都的 Internet——我想亲自看看——第一次用公家的网络地址——我朝那个发亮的蛛网飞去

1

哈佛大学科学中心电脑机房。

1996 年 7 月 15 日晚 8 时 30 分。

房间不算宽大,严格地说来,只是科学中心的地下室。在明亮的灯光里,上百台电脑排成阵列,显示器闪烁不定。

这是全球性的狂欢聚会,不同人种、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电子大聚餐。

金色的、栗色的、灰色的、黑色的人头在一台台电脑屏幕前攒动。在一片手指击键声里,晚会中的人们热烈交谈,但却几乎听不到说话的声音。不时有人吃吃窃笑甚至哈哈大笑,却是对着屏幕而不是朝向自己身边的同伴。

序

信息 + 高速 + 公路 = ?

信息高速公路的新闻——我们能拥有它吗(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回答)?——在成都的 Internet——我想亲自看看——第一次用公家的网络地址——我朝那个发亮的蛛网飞去

1

哈佛大学科学中心电脑机房。

1996年7月15日晚8时30分。

房间不算宽大,严格地说来,只是科学中心的地下室。在明亮的灯光里,上百台电脑排成阵列,显示器闪烁不定。

这是全球性的狂欢聚会,不同人种、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电子大聚餐。

金色的、栗色的、灰色的、黑色的人头在一台台电脑屏幕前攒动。在一片手指击键声里,晚会中的人们热烈交谈,但却几乎听不到说话的声音。不时有人吃吃窃笑甚至哈哈大笑,却是对着屏幕而不是朝向自己身边的同伴。

我的黑色脑袋也在这人群之中。

我刚去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此刻正在英国的利物浦。在从墨尔本到利物浦的路上，我顺便在新加坡、苏黎世和巴黎停留了一下，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作了五分钟的短暂访问，又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上，去看了一下克里姆林宫高深莫测的影子。我到达利物浦后，同那里的一个叫贝阿特丽丝的小姐进行了一番谈话，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中国四川的一道著名菜肴“宫保肉丁”的做法，她尤其关注这道川菜在起锅勾芡时对火候的掌握。喜爱中国菜的贝阿特丽丝对我的见解十分佩服，同时，也对我的英文写作能力表示赞赏，并热情地将她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朋友介绍给了我。

我又到了波士顿，找到贝阿特丽丝的那个朋友。她同我交谈一阵，认为我们有必要见一面。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下午在哈佛广场的地铁车站旁见面。

我完成这一切旅行、观光和交谈约会，总共没有超过两小时。

我是在交互网络(Internet)上。

或者用更流行的话来说，我是在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上。

这条贯通全球的高速公路的起点和终点，就是我面前的这台电脑。

是机房里那些攒动的各色人头面前的电脑。

也是那些在全世界的网络狂欢者面前的电脑。

在哈佛大学的电脑机房里通过交互网络周游世界，我所花费的时间还不到两个小时。但从听到“信息高速公路”这个名字到真正在这路上迅跑，我却等待了整整四年时间。

大约四年前，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很少看电视的我第一次听见了“信息高速公路”这个说法。

新闻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概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将在不远的将来实施宏伟的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以使美国永远处在时代的前列。中央电视台将这作为一条新闻播出了。

然后，我开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一些社会科学杂志上，读到有关“信息高速公路”的更详尽的介绍。这些介绍文章除了介绍外，还就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讨论。

讨论总是有不同意见，有关“信息高速公路”的讨论也不例外。概括起来，不同的意见实质上主要围绕在中国眼下有没有必要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这样一类的重大问题上。

一种说法是我们应该迎头赶上，在中国开始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用最短的时间接近美国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说法有一个非常诱人的依据：我们本来就没有发达的通讯系统，我们可以节省从铜线到光纤的过程，直接建设光纤网络，直接进入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用一句老话来说，叫做：一张白纸，可以画最好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种说法笼罩在一片玫瑰色的理想主义也就是乐观主义的云雾里。不过，我还是喜欢它。

我当然不敢相信，在下个世纪到来之前，中国人一觉醒来，就会发现自己的桌子上有一台同“信息高速公路”相连接的电脑，电脑的显示器上正闪烁着未来世界的光辉。但我历来就有的对新鲜事物的热情却受到了这种说法的火上浇油，我真希望中国立刻就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而且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怎样在我家里那台杂牌 386DX33 上阅读大英博

物馆里的书籍,同哈佛大学的学者通过屏幕进行辩论,并通过它使我的电视机接收到 500 个电视频道。

另一种说法则同这种乐观主义相对。

一些研究者们冷静地在报纸和杂志上指出,信息高速公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

我们既没有足够的个人电脑普及率,也没有象样的光纤通讯网络,国家更没有足够的钱来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所以,大喊大叫在中国实施“信息高速公路”战略为时过早。而且,什么是真正的“信息高速公路”在美国都还是一个正在讨论的学术问题。我们最好不要贸然行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资金浪费。照这种说法,眼下我们同美国人的那个时髦玩艺儿还没什么缘份。

可以想象,对后一种貌似现实主义也就是悲观主义的说法,我心里确实不怎么感冒。

我们国家这几年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看来,对于“信息高速公路”这东西,我们也应该实行这一政策。我们总不能等到全国人民都拥有了个人电脑之后,再来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事儿吧。必须要让一部分人先用先玩,另外的人看到了好处,自然会随后蜂拥而来。

至于资金嘛,除了通过市场进行筹集外,让某些大小掌权者少吃一些宴席、少买一些进口的高级小轿车,恐怕还能够凑齐。

毫无疑问,这些在报纸和杂志上写文章讨论我们该不该马上进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人们,大多是些专家级的人物。他们的口吻往往十分严肃,不容置疑。不管是理想主义